

□散 文

大伯喝茶，如一场行为艺术

宋 扬

大伯这一生，只喝一种茶。

大伯十八岁时离开宋家坝去部队当汽车兵，转业后，他回到离老家一百多公里的盐厂当了国企工人，依然开大货车。大伯不到五十岁内退，因为姑娘和三个孩子农村户口的拖累，他宿命般回到原点。终其一生，大伯也只是努力给堂姐争取到一个内部招工的机会，却无法把全家人搬离开宋家坝。村民们看大伯的目光复杂而怪异。大伯心中的苦涩与酸楚转化为在村民们面前的傲慢与高高在上——毕竟，他是有退休工资的。

大伯从不喝老家场镇上买的苦茶，似乎喝一口，他就把自己的身份降格成了与宋家坝村民一样的农民。堂姐偶尔回来省亲，雷打不动准给大伯带回从那个城市买的香茶。返城前，大伯还不忘叮嘱她下次回来一定记住要买茶。

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大伯的香茶，无以比较它们与父亲咕咕咕吐进肚皮的那些苦茶有多大区别。大伯的香茶，绝不能泡在木桶里——似乎一口五大三粗的容器是对香茶的亵渎，就像好马应配好鞍。退休回村后，哪怕是挽起裤管下地劳作，大伯依然端着自己的茶缸——一个白的搪瓷茶缸，上面还漆着“盐厂纪念”四个暗红的油字。后来，那茶缸已不复当年的纯白，那四个字也不再像他刚退休时那样鲜艳，但它们依然

是大伯自觉鹤立鸡群的证明，虽然彼时从他脸上滚落的汗珠并不比从其他农民脸上滚落的少。

大伯农闲也喝茶。这在没有终年饮茶习惯的我们村有些不可思议，有些惊世骇俗。农忙时的茶钱支出，尚可与新置办一把磨到不能再磨的镰刀、打回两斤解乏的土酒相提并论。农闲的茶，就很奢侈了——没有农忙时的粮食收入，再饮茶，就有了“坐吃山空”的败家嫌疑。正因这样，农闲时，大伯的茶喝得就格外与众不同而悠哉惬意。也许是对“划一根火柴能走三转”的弹丸场镇不屑一顾，曾经都市难为小街的大伯基本上不进场镇，他家的一切吃穿用度，都由姑娘一手操办。每逢赶场日，大伯早早就起了床，他端一盅清茶，坐在面朝村路的石墩上等来来往来的村民陪了笑脸与他打招呼，或者看村民们看他背后那座全村唯一的二层砖瓦房时，眼神中羡慕的目光。大伯很受用那样的目光。

一杯茶，无论它香得如何登峰造极，在刮过田野的风面前，终单薄寡淡，抵达不了远在另一块地里劳作的村民鼻翼。在村民们眼里，它或许平凡到与村庄大大小小木桶里的茶水般别无二致。不明就里的卑微本不成为卑微，在这点上，伯父香茶的优越感全然不如他背后的楼房那般显性、可视。

老实说，大伯待了二十多年的那座

城市一马平川，是工业小城，根本不产茶，堂姐前些年给大伯带回来的那种茶，近些年在我们场镇也有能买到，大伯却一根筋只喝从那城买的茶。那茶，上世纪末期还像留洋镀金归来的学子一样让人望而敬畏，这两年，竟泛滥到遍地皆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大伯捧在手里的茶，如凝固剂一样，胶结着他那座城精彩生活的回忆，也像效果不太好的信号屏蔽器，试图将他与他脚下的宋家坝割裂，却并不彻底。大伯的傲骄带着一种撕裂的痛，我一时说不出那种痛到底是什么。

再往后，大伯越来越苍老了，就像我被汗水腌渍，被宋家坝的土地揉搓到萎缩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大伯每天都呆呆地望着他那遍身脱瓷的白茶缸静坐在瓦房的屋檐下，大伯像是从他背后的墙上抠下来的一些旧砖的堆砌。村庄里，早开起了小茶馆，农闲时，人们吆五喝六喝花茶，打纸牌去。一幢幢堪称豪华的小洋楼先后拔地而起。大伯家的瓦房，成了村庄舞台剧中唯一的小丑，舞台上艳羡的目光也早已换作鄙夷。最后，观众一哄而散，只剩捧白茶缸的伯父把没有观众的戏默默坚持到底。

大伯如茶，他被沸腾的岁月冲荡，在形而上与下之间浮浮沉沉。大伯那些年喝茶，仿佛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仪式，似一场行为艺术，有哲学的况味，有些

孤高，有些落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姐下岗离开盐厂，成了城市失业者。她跟着先于她下岗的大姐夫回到宋家坝，在场镇租下一个门面，修家电。至此，大伯的香茶史戛然而止，像是一首岁月静好的悠悠古筝被命运之手粗暴扯断了琴弦。大姐“铁饭碗”的丢失和香茶无以为继的现实对大伯的打击是双重的，他一夜老去。

而今，大姐和大姐夫去了深圳创办小企业，两个堂兄相继在镇上买了房子，我们一家也举家搬离了宋家坝，大家都有了更好的生活，只剩大伯生前的荣耀——那栋二层楼的老瓦房有些歪歪扭扭地呆在那里，三十多年前曾红亮无比的砖墙早已发灰发暗。瓦房旁边就是大伯的坟茔。大伯前年在山坡砍柴，失足滑落坡下……姑娘轮流跟着两个儿子过。当年夫贵妻荣风风火火的姑娘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常常让两个堂哥为寻找她焦头烂额。

去年夏天，我回了一趟老家。大伯的坟前，刺槐、泡桐、苦蒿、黄荆咋呼咋呼蓬生出一大片。我那些年闻嗅过的大伯的香茶气息随吹过宋家坝的风远去得无影无踪。旷野之上，大伯喝过的香茶的一切形、色、意、味都如烟散过眼消散……

□诗 歌

夏天是本打开的书(外二首)

徐满元

夏天是本打开的书
蝉鸣是扑鼻的书香

浓荫是树干的巨笔
藤满树冠的浓墨
在大地的书页上
画出重、难点
满天星月都是
纳凉章节中的闪光点

骄阳和暴雨
作者剑走偏锋的特色设计
在风的条分缕析下
心领神会的草木们
不停点头称是

顺着闪电提供的线索
还有乌云的暗示
很快就能听到
雷鸣，这历史的回声

夕辉里的高楼

半张脸儿微笑
半张脸儿阴沉
分明是在把
白昼和夜晚隐喻

怎么看都像
捏在黄昏手里的一张底牌
一旦打出

成败在此一举

而陆续亮起的灯火
只在光明与黑暗之间
尽己所能地充当说客
却从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一棵康复的树

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成为一片树林的领头羊
却不幸被一场台风
虎豹一样抓得遍体鳞伤
七零八落的样子
无异于大病一场
近旁的小树们
都不敢像往常那样
欣欣然将其仰望

可那坏沃土
小心翼翼把他捧在手心
旭日也蘸着露水
膏药似的为他疗伤
月亮也摇身一变成药丸
对症下药的本领
让星星和云采夺目相看

很快康复的大树
又挺直了腰板
将土与地连接成
一个楷书的“工”字

□散 文

应知不染心

黄丹丹

每每入夏，我便惦记着去探荷。一直都认为，荷不是用来赏的，而是，应该像走亲访友似的去探望。

焦岗湖的荷是我常探的。记得第一次慕名来到焦岗湖观荷就被震撼。万千荷花浮在潋潋的水际，我立在嵌入湖心的栈桥上，周遭尽是荷。那些粉的、白的、单层的、复瓣的、待放的、盛开的、凋零的荷花，统统都是端凝的、静穆的，它们纷纷带着一种冷若冰霜的孤傲和落落寡欢的忧郁。若是别的花，别说铺陈如此规模了，即便只是一簇一丛挨着绽放便会呈出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可，这么一片荷海为何却令我感觉清幽寂寥？

时隔一个月，我再次来到焦岗湖。记得那是一个红霞满天的傍晚，我与好友一起，乘了冲锋舟去湖心的栈桥，时已入秋，湖面生起了凉意。一个月前涌满了荷花的湖面，哪里还能觅着荷花的半点芳踪？整个湖面惟余深绿浅棕参差而生的荷叶与莲蓬。

我是满心笃定地与荷花相会，却猝不及防地被失望撞了满怀。原来，很多时候，兀自盘算的一切都不能作数，即便是怀着一颗虔诚的朝圣之心。

归途中，与闺蜜相约，来年再到此处观荷。

盼来又一夏，不敢再冒然而行，不时向焦岗湖近旁的朋友打探荷的花期。探来探去，却得到焦岗湖水涨致荷被淹毁的消息。难名的心痛与怅惘。却执拗地拂了好友相邀去别处观荷的好意，因为我只念念那湖寂寥的荷花。

又一夏，到了焦岗湖的荷花绽放季。我在朋友圈里看见有人分享了焦岗湖的荷景后，便按捺不住探荷的雀跃之心。周末，凌晨四点起身，与摄影家、画家朋友踏露而行，到湖边才不过五点半钟，欢快地跳上朋友提前安排好特来渡我们去荷花淀的冲锋舟，整个身心都融进了清新润泽的空气里……

这是一番别样的风景。整个湖面被清晨的凉薄水汽所笼罩，不时有鹭鸟朝

行进中的冲锋舟挑衅似的俯冲，也难怪，偌大的湖面，除了我们这一叶舟，这几个人，并无旁的“入侵者”。好在，除了摄影家镜头偶尔的咯噔声外，大家都保持着沉默。我贪婪地用瑜伽呼吸法深深地呼吸。好香啊，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清香缓缓而来。荷近了！抵达荷花淀的栈桥，我微莫名惆怅了。

木栈桥是新修的，荷也是新植的，水呢？当然也是新的。有什么不是新的呢？包括我自己，这些年，身体的细胞早已更新了数以亿计，所以，我也不再是过去来探荷的那个人，我也是新的了。

好在，即便一切都是新的，我的感觉还是旧的。在面对这片被万千齐齐绽放的荷花点燃的湖面，我读出的依旧是清欢寂美。荷是净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古人早就给荷贴上并被世人一直认可的标签。荷更是静的，静，其实并不是对凡世的逃离，而是在一派繁华中依旧可以独听风鸣的超然。不信，就细观每一支荷吧，每一支荷都不蔓不枝，它们不会交头接耳，不会抱团扎堆，更不存在谁去附庸谁。大家都各自安于自己的那一片天，耿耿直心地修然亭立，每一支都自成风景，每一支都傲然独立。

荷在淡淡的晨光中伫立，如同人在凉薄的光阴里行走。千万支荷共处一片湖，千万个人共走一条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每一个个体都终究还是那“一个”，所有的群聚都是一个冗余的表象，真相是你必须要学会独立地面对一切，包括，那份亘古不变的孤独。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焦岗湖观荷时感受到的清幽寂寥，我曾一度怀疑是我彼刻心情的投射。经年后，我终于明白，其实，那是荷的禅语。一旦参透了这禅机，便会读懂荷的骄傲，便可获得不谄俗念的清心：如荷一般安然地面对孤独，如荷一般超然地面对天地，如荷一般悠然地释放骨子里的孤高。

姥姥都不跟他一般见识，有时实在被缠急了，姥姥就说：要是搁年轻时，我真想抽你两个嘴巴子！

姥姥见姥姥也发了脾气，立马就不吭声了，该吃饭吃饭，该抽烟抽烟。

有时，想着自己整天死不死活不活的没个头，姥爷突然就嚎啕地哭起来。

姥爷哭累了，哭完了，姥姥才上前问姥爷：今儿个想吃啥，鸡蛋面还是肉丝面？

姥姥气吃什么，姥姥就给他做什么。

姥爷一口气瘫了三年，姥姥一口气照料了他三年。

在姥爷九十岁那年的初秋夜里，一辈子不吃肥肉的姥爷常常半夜里嚷着要吃肥肉喝肉汤。姥姥的心里就泛起了嘀咕，约摸姥爷可能是好景不长了。

这天，姥爷突然对姥姥说：你还是穿当年那件红袄子好看。

姥姥跟姥爷结婚时穿的一红棉袄，还保存在箱子底。

姥姥说：你喜欢看，以后我还穿。

姥爷点点头了。

那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姥爷走了。姥姥坐着镜子前细细地梳理头发，又换上了一件提前赶制好的红棉袄。



美丽西沙

俞惠民 摄

□散 文

白菜花开也优雅

小 夏

没想到一次无心的培育，那朵白菜花给了我无比的惊喜和感动。

平日里我素爱花花草草，家里养了七八种植物。那日随手切下的白菜根，被我放在陶瓷盘里养着，几天之后居然发芽了。看见如此充满青春气息的嫩绿，自然是喜不自禁，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它移到一个古朴雅致的陶罐里。只为好玩而已，却不料只三天的工夫，白菜花居然长得比容器还高！从此，这个俗气得不能再俗气的植物，成了我眼中的宝。

一星期后，白菜花茂盛得成了一个部落，并从中中间冲出一枝主干，顶端是黄绒绒的花蕊，还不大，像婴儿一样沉睡着。

眼前的白菜花，淡然雅致，让我想起母亲常说的一句话：鱼生火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大白菜在老百姓的餐桌上绝对是常客。我把关注的目光从那些花草身上转移到了白菜花这里，它不用我太多的照料，不用浇水施肥，不用放在阳光下，却一天一个变化地给我惊喜。

开花了！那个小小的婴儿笑了！嫩黄嫩黄的，

年轻时姥爷睡觉好说梦话。睡梦里，姥爷叽哩哇啦地说一通，叽哩哇啦地跟人吵一通。不光是嘴里说、嘴里吵，胳膊腿也不闲着，“噌”一下把被子蹬翻到地上，“噌”又一下把床单蹬掉到地上。姥姥就给姥爷捡了大半辈子被子和床单，也因此数落了他大半辈子。其实，生活中姥爷是个寡言的人。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姥爷半天也不插一句话。庄人闲来无事聚在庄口拉呱，姥爷蹲一边抽旱烟，半天里照样不接一句话。用姥姥的话说：他这辈子说的话都攒在梦里哩。

姥爷在他八十七岁那年的一天夏夜里，停止说梦话。

那晚姥爷突发脑溢血，连夜送到县医院抢救，前后好几天，命虽说保住了，可右边半个身子彻底没了知觉。瘫痪在床的姥爷再不说梦话，白天夜里彻底哑巴了下来。起初那段时间，姥爷瞅着灰蒙蒙的屋顶，瞅着瞅着就嚎啕大哭起来。姥爷只顾着扯着脖子哭，嘴里依旧没有一句话。

早年三个舅舅先后成家后，姥姥和姥爷毅然和他们分开家，老两口在庄南的菜地边盖两间小房子单吃单住。农闲里，三个舅舅纷纷外出打工，老家里独留下姥姥和姥爷。早年里姥姥姥爷生活上不指望三个儿子，姥爷突然瘫下来，照样不指望三个儿子。

□小小说

轮椅

袁 毅

姥爷去庄口凑热闹。

春天里，姥姥对姥爷说：你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排场！

秋天里，姥姥对姥爷说：你看今年的黄豆粒灌得多饱实！

姥爷只顾自己跟姥爷说话，不管姥爷搭理还是不搭理自己。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她早就习惯了姥爷的默不吭声。她把姥爷推到哪里，姥爷的一双眼睛就看到哪里。不管看什么，姥爷的心里就是一片迷茫。姥爷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姥姥全然猜得到，又好像根本猜不透。

长久卧床，姥爷的后腰上起了老茧。长久卧床，姥爷隐藏了一辈子的坏脾气也一点点暴露出来。有时姥爷吃饭不顺口，抬手就把一碗饭打翻在地。有时姥爷心里烦苦，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姥爷骂上几句。

姥爷平日少言少语，实则是个倔脾气。姥姥不怕姥爷跟他发脾气，相反，她怕就怕姥爷不跟他发脾气。大多数时候姥爷发脾气